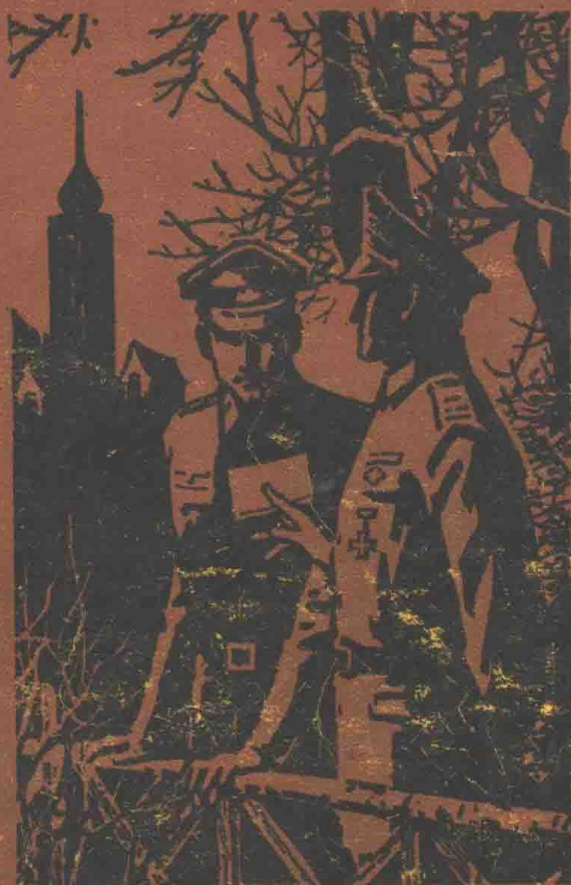




〔南〕尼·米洛万诺维奇 著

超级间谍

新华出版社

4
2

超 级 间 谍

〔南〕尼·米洛万诺维奇著

达 洲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超 级 间 谍

〔南〕尼·米洛万诺维奇著

达 洲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80,000字
1981年6月湖北第一版 1981年7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47 定价:0.38元

内 容 简 介

关心国际时事的读者们，可能会记得一九六二年春天曾经有过一条轰动全球的新闻：美苏两国在东、西柏林间的一座桥上交换了各自扣押的对方的特殊人物。苏方释放的是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U—2间谍飞机驾驶员鲍尔斯；而美方释放的则是克格勃驻美国情报站站长。

这个克格勃间谍老手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别洛夫。他有许许多多的名字。他还被搬上银幕和电视片，在法国电影《蛇》中叫弗拉索夫，在苏联电视系列片中叫施蒂利茨……

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苏联情报机关“格柏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居然打入希特勒德国特务头子希姆莱的核心司令部，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的中心。战争行将结束时，他回到苏联。此后，他又到美国搞情报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捕。

目 录

第一章	阿贝尔到底是谁?	1
第二章	经受特殊考验	17
第三章	陷入盖世太保的圈套	28
第四章	“俄国后方”计划	44
第五章	死去的盖世太保的替身	61
第六章	与希姆莱见面	81
第七章	盖世太保准备一批面貌 相同的人	95
第八章	科林斯先生抵达美国	114
第九章	在美国监狱里	122
第十章	返回莫斯科	132

第一章

阿贝尔到底是谁？

一切开始于一九二六年，阿贝尔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无线电技术工程师，他在红军刚服完役。他已经当了四年的共青团员。当他离开军队的时候，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次选择。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机缘：要么开始从事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要么成为情报人员——参加格柏乌（即“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对外局。

作为一个充满幻想，又有知识的青年，这两种机会对他都有吸引力：探求科学令人激奋，而从事“情报冒险活动”则有其浪漫色彩。最后，他被说服了：他禀性聪颖，又精通数国外文，这一切应当用来“保卫祖国”。当时，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已能流畅地讲英语和德语，他讲的德语，甚至连德国人也发现不了。他原来是一个俄国人。

就这样，年轻的阿贝尔一九二七年五月二日就被吸收进情报机关，目的是使他接受训练，以便在国外从事秘密工

作。

他改名为约翰·利贝尔。十七年以后，深得希特勒德国警方最高官员的信任，居然打入了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头目希姆莱和施伦堡的核心司令部。他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的中心，同德国警方最高领导——希姆莱、卡纳里斯和盖世太保头目缪勒等人直接共事。作为一个最能干的情报人员，这三个人几乎为他而展开了争夺。阿贝尔在谈到自己时说，“要有一个冷静的脑袋和一颗热诚的心”。

越 过 边 界

德军一九三九年底进入波兰之后，一位年轻的“德国人”约翰·利贝尔从伏尔加地区迁居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首都里加。户口册上记载，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父母在俄罗斯双亡，只身一人无处可投，于是决定迁居里加。他说，他这么做还为了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更接近”自己的第一个祖国——伟大的德意志帝国。

当时已经订有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因此俄国官员对于他这种“爱国言论”和对本民族的忠诚，并不看成是什么罪过。

利贝尔立即加入了德国少数民族俱乐部。盖世太保通过这个俱乐部，在自己的代理人的帮助下，秘密地建立起第五纵队，并审查每一个新来的德国人的档案。他们也注意到利贝尔这个严守纪律、忠贞不贰的爱国者，他对纳粹主义越来越有兴趣。

利贝尔在里加特别同年轻的工程师亨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交上了朋友。后者的叔父在柏林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利贝尔和施瓦茨科普夫成了莫逆之交，难舍难分。他们一同去郊游，彼此肝胆相照，甚至还以某种方式热恋上了同一位姑娘。不过，就是这件事也没有能够影响他们的友情。

一九四〇年初，亨里希的父亲，大学里的一位无线电话学和电子学的著名和受人尊敬的专家，被野蛮地杀害了。在里加进行的调查未能断定，是谁和为什么干下了这桩令人发指的罪行：老专家在河岸上迎来了夜晚，而当他回家时，却被手枪子弹打得弹痕累累，还挨了刀捅。

几周以后，亨里希同里加的一大批德国人得到了苏联当局同意迁居德国的签证。他同利贝尔一起乘火车同行，但是在越过被占领的波兰边界之后，他们不得不分手。亨里希应叔父——帝国盖世太保有势力的头目之请，前往柏林，而约翰以及其他年轻的德国人都在罗兹被吸收进占领军。

就这样，他们暂时分手了。

亨里希多亏他叔父帮忙，在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里开始了情报生涯，而约翰，作为一个优秀的机械工和司机，在军事情报部门——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单位里开汽车。如果不是亨里希的叔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上校加以过问和充当保人的话，或许利贝尔连这份差事也不会捞到，因为盖世太保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是不相信的。

德国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之后，约翰的生涯发生了转折。约翰同集结在波兰的军队一起，被派往东线。

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个夜晚，约翰所在的那支部队在库利奇卡镇包围了一支为数不多的苏军，但是却不能把它立即歼灭。俄国人在燃料用光后，就把坦克开进小镇前面的战壕，组织环形防御。他们已被切断，同司令部和和其他部队毫无联系。

坦克事件上犯错误

约翰所在部队的谍报局头目迪特里希少校和施坦因格利茨少校觉察到这支苏军已无能为力，决心进行残酷的报复：用密集的炮火，把他们歼灭。到半夜，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德军坦克开到，立即发起进攻。

迪特里希和施坦因格利茨从司令部的瞭望哨里，用望远镜注视着探照灯照亮的一条通道，苏军将不得不在猛烈的机关枪火力下通过这条通道。突然有一辆苏军坦克，一边开着炮，打着机枪，一边向德军阵地冲来。

德军炮兵很快就用准确的炮火击中这辆坦克，坦克停下来了。

谍报局人员得出结论，这辆坦克的目的—定是带着苏军部队的重要文件突围，冲到最近的司令部并报告被围的情况。因此他们下令，立即派遣一个突击队员小组，到那辆坦克上去取文件和武器。

头五个人未能接近这辆被打坏的坦克：苏联战壕里发出了强大的火力，三人立即被打死，两人被打伤，好不容易才爬

回来。

接着派去的五名突击队员一个也没有能活着回来。

这支苏军尽管被包围了，而且还缺少燃料，弹药不足，却仍然如此顽强地保护这辆坦克而毫不吝惜弹药，这使得迪特里希和施坦因格利茨更加相信，坦克里有重要文件。

新派去的五名突击队员也未能接近坦克：又是三人被打死，两人受了重伤。

这时，约翰也明白了，俄国人既然如此坚决地、拚命地保护这辆坦克，里面一定有重要的“包裹”。如果它落到德国人手里，谁知道又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在这样一种担心和看法的推动下，同时也由于他迫不及待地要得到谍报局的信任，约翰在自己的情报生涯的第一步就犯了一个有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他在莫斯科附近的总部受训时，曾经明确地得到指示，除非万不得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尽管如此，这一次他克制不住自己。

约翰迈着重人坚定的步伐，走到愁容满面的施坦因格利茨面前说：

“少校先生，如果不需要我去执行别的任务，请允许我去把苏军坦克上的文件拿回来！”

迪特里希和施坦因格利茨两人你看我，我看你。

施坦因格利茨那张老是冰冷的脸上一动也不动，没有表明这一建议使他感到高兴，他只是不动声色地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他这么做，或许同时是为了让约翰知道，牺牲自己是他当军人的天职。

约翰拿起装着手榴弹的背包，然后拿起自动步枪和钢盔，走出瞭望哨。

在黑暗中，在泥泞的土地上，从一个灌木丛到另一个灌木丛，在苏军狙击手和机枪的密集火力下，约翰朝着这辆坦克足足爬了两个小时。他终于爬到了这辆坦克。约翰看见，第一个乘员被打死在炮塔的后面。他钻进坦克，看见第二个乘员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他开始搜他们的身体。哪里都没有文件。他弯下身去搜查他们的靴筒，文件或许藏在那里，但是正在这时，他觉得有人用铁棍重重地打了一下他的肩。在情报学校里受过训练，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作出反应，他猛然转过身来，两腿一挺，把那个袭击他的人推开。他感到肩头一阵剧痛。他还是扑向坦克手，把他的手扭了过去。那个坦克手想用手抠他的眼睛。约翰一边自卫，一边气喘吁吁地用俄语说：

“我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你听见没有！”

他不放开坦克手，接着说：

“你好好听着。离开这里二十公里的地方，在维谢尔卡西北方向，有一个大的坦克燃料库。记住。现在告诉我，文件包在哪里？……”

这时坦克手突然抽出身来，想掏手枪。

约翰往他手上打了一拳，并冲着他嚷道：

“笨蛋，你得销毁文件包。德国人会跑来拿走的！”

坦克手感到困惑不解，问道：

“你是谁？”

约翰划了一根火柴，递给他，并说：

“把文件包拿出来……烧掉！”

坦克手拿出文件包，并把它烧掉了。坦克手惊奇地打量着他：

“你不想告诉我你是谁？”

约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而是我不能告诉你。明白吗？我是俄国人！”

坦克手感到惊讶，这时约翰又说：

“现在走吧！或许你会成功。”

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坦克烧了，并分手各走各的路。

约翰往回爬，爬往德国人那里。苏军战壕里又向他开枪。他感到腿上一阵剧痛，他呻吟起来，双手紧抱着膝盖以下部位。

他们打中了他，他受伤了。

情报人员阿贝尔的第一个错误可能是无法挽救的。

幸运的是，在医院里进行了两个月的治疗以后，他康复出院了。

同时，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对他的信任增强了：他得到了第一枚勋章。

一次枪杀的秘密

他在医院里获悉，德国人在他被打伤的第二天晚上彻底

消灭了库利奇卡的苏军。后来，他听说了更加悲惨的消息：那个坦克手那天夜里活着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但是苏联的情报人员不相信他所叙述的“是俄国人的一个德国人”以及销毁文件包一事。他们当着全体战士的面，把他枪毙了，罪名是背叛。

约翰感到抑郁不欢。真正的考验还在前头。

一九四二年秋天，阿贝尔的“间谍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约翰在处理俄国坦克这件事上立了功，受了伤，荣获了第一枚勋章，并得到了军士衔，在谍报局人员中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信任，尽管如此，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他置身于重大的情报工作的中心。按照盖世太保、军事谍报局和帝国元首保安队的规矩，一个“新的德国人”几乎不可能如此迅速和轻易地飞黄腾达，即便他在现场，在同“布尔什维克”的直接较量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阿利安人的血统”、对纳粹主义的忠诚和勇敢精神。在进入这扇“神圣的大门”之前，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成千次狡猾的审查和考验。

这一点，约翰是知道的。他在工作上是有耐心的，顽强的，象普鲁士人那样一丝不苟。不过，经过这种种事变之后，他几乎仍在原地踏步，一无进展；他只不过是谍报局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这时的谍报局已归富有经验而又极其傲慢的迪特里希少校指挥，他已调到柏林。

在此期间，莫斯科的总部仔细地研究了“里加时期”——约翰同亨里希的友谊。研究的结果是一九四二年秋天通过秘

密渠道把有关亨里希父亲的一份档案材料交到了约翰手里。

这份材料里写着：苏联情报机关，根据附上照片的调查材料断定，亨里希的父亲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是根据他的兄弟，著名的希特勒分子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命令被打死的。鲁道夫工程师拒绝在里加参加第五纵队，并且不肯把苏联边境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和电子学的某些重要材料交给希特勒分子，于是他被杀害。

鲁道夫是一位真诚的爱国志士和反法西斯分子，而维利同他的兄长相反，却是希特勒德国的狂热的支持者，早就成了盖世太保里的一个头目。从事这一行当所学会的那种奸诈和伪善使得他在杀害了自己的兄长后，又假装真诚，假装悲伤地把侄子亨里希接来，介绍他参加希姆莱的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亨里希作为一个纳粹分子，以他的叔父而自豪，对于是他的叔父杀害了他的父亲一事，一点都不知情。

约翰知道，现在要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个年轻的、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必须等到出现最合适的时刻，才抛出他父亲的“档案材料”。

继续等待

当这两个正在发迹的野心勃勃的年轻情报人员在柏林相遇时，各自自我吹嘘一番是理所当然的事。约翰已经是军官，他强调自己的谍报局，而亨里希在希姆莱的保安队的一个比较机密的部门工作，他竭力贬低约翰，显示自己的优越感。

这反倒帮了约翰的忙。

他们到了亨里希的住处。喝了酒，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夜。亨里希叙述了离开里加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大吹大擂。通过叔父，他得到帝国头面人物的充分信任，连他们的私生活也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一次他甚至同戈林同乘一架飞机夜袭伦敦。他到过隆美尔在非洲的司令部。作为电子学工艺工程师，在V型火箭设计师冯·布劳恩领导下在法国的一个基地工作过。

对于第三帝国统治者的家庭情况，他也知道甚详。

约翰怂恿他讲这些事，自己装成一个乡巴佬，对他居然能涉足上流社会表示钦佩。

亨里希脸上带着嘲笑的神情谈到希特勒有时歇斯底里发作。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病。在他面前，人人都感到害怕，因为从来不可能预料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见到爱娃·布劳恩之前，党曾想让他娶作曲家瓦格纳的一个富裕的亲戚，后来又想让他娶一家乐器厂的寡妇老板娘贝希施坦因，以便把她的财产拿来充实党的金库。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希特勒当时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儿吉莉。在他作为情人没有搞上她之后，他把她毒死了，然后把爱娃·布劳恩带回了家……

在酒的刺激下，也由于出于对约翰的信任，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虚荣心，亨里希情绪很好，那天夜里不断地在叙述……

对于约翰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不仅因为从亨里希的饶舌中，他可以了解到一些特别重要的新情况，而且还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亨里希“掌握在手心中”。他还很想知道的

是：亨里希谈到的他的上司的这些情况，只是他自我吹嘘呢，还是反映某种更深的变化，说明他对这个政权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他们分手时，约翰差一点想利用亨里希这种冷漠的精神状态，而把有关他父亲被害的档案材料披露给他。不过，他还是没有打出他最后这张王牌。还应当等待，要耐心：“要有一个冷静的脑袋和一颗热诚的心！”

为防万一，约翰让自己间谍网里的成员密切注意亨里希，并不时地让那些同苏联情报机关保持秘密联系的、有反希特勒情绪的年轻的德国官员同他接触。

披 露 档 案

几个月以后，约翰的间谍网里的一个特务向他报告说，亨里希要求同苏联情报人员接头，因为他有重要情报。

这是采取行动，打出自己最后一张王牌的信号：抛出关于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被杀害的档案材料。

立即给亨里希安排了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会晤：告诉了他会晤的日期和时刻、暗号和辨认标记。

在预定的时刻，在维斯拉河岸上，约翰老远就看见亨里希，那里只有个把钓鱼的人，一、两个士兵在河里游泳。约翰装作没有见到他，依着栏杆，栏杆下面几个钓鱼的人耐心地站在那里。

这一出乎意料的见面使亨里希感到不安，他想避开约翰，

想从路边溜走，但是约翰转过身来，满脸堆笑。

亨里希不大高兴地问道：“你从哪里来？”

“城里太热，我来散散步。”

他们两人一起沿着河岸走。

亨里希焦急不安，想摆脱他：

“你现在想到哪里去？”

“随便，就看你想到哪里去！”

亨里希苦笑着说，“对不起，我想一个人呆在这里。”

他们刚要分手，约翰不动声色地伸出手去，把亨里希上装上倒数第三个扣子解开了。亨里希为之一惊。约翰把自己制服上倒数第三个扣子也解开了。接着，他又笑着说：

“莱茵河！”

“这可能吗？”——亨里希几乎叫了起来，他始终感到局促不安，不知所措。

约翰平心静气地说：“回答吧！”

亨里希不由自主地悄声回答了暗号：

“伏尔加河！”

于是约翰挽起他的胳膊，沿着石砌的河岸，把他带到离桥不远处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刚一坐下，亨里希由于还在激动，继续问道：“这就是说，你是……”

约翰没有回答，从制服里拿出一卷纸——关于他父亲被杀害的档案材料，并递给了亨里希。

他说：“你看吧！上面全都写着。”

接着他站起来，慢慢地朝桥的方向走去。现在，他确有把